

Reading III

“第一章 哲学问题”

选自：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阅读时间：平均40min

隶属大纲：哲学一阶大纲-2022版

序列：PHI10R3

制作者：永远森林 哲学组



第一章 哲学问题

Chapter 1 :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卡斯帕·达维特·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漫游者

©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rt Resource, NY

我在好多年前就已经觉察到，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错误的意见当成真的加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所有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哲学发端于令人困惑的个人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哲学意识可能源于失望或悲惨事件，比如当我们第一次想弄清楚生活是否公平，或者对在学校里是否真正学到了许多东西感到疑惑的时候。有时哲学也始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不得不做出某种决定，这种决定将会影响我们和他人今后的生活，比如要不要上大学、做生意或参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等。我们都感到有时需要向自己证明某某东西是否是正当的：比如在一个有无数人仍然饥寒交迫的世界上过一种相对奢侈的生活；即使我们有时似乎并不能从大学中获得许多东西，我们也依然要上大学；口里说相信某种东西，而行动（或不行动）却似乎暗示我们相信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等。

我们与哲学的邂逅可能源自一件平凡的小事：比如我们对一个朋友撒了谎，于是开始思考道德的重要性；我们被某种暂时的错觉或幻觉所折磨（或乐在其中），于是开始好奇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某种事物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直在做梦；我们与死亡擦肩而过（比如差点碰上车祸、飞机的一次迫降等），于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些时候，哲学便与我们相遇了，我们开始跳出琐碎的日常生活来思考问题和看问题。反过来说，做哲学就是去进一步思考这些激动人心的、有时会突然变得极为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

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对诸如生命、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当怎样做或应当相信什么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究。它是一种对事物寻根究底的过程，一种对那些在大部分时间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有过疑问或从未明确表达出来的想法提出根本质疑的过程。比如我们认定一些行为是正确的而另一些是错误的，这有什么理由？我们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为什么如此？它总能成立吗？战争时如何？出生前怎么样？对一个生命已经不可挽回而又忍受着极大痛苦的人来说怎么样？如果世界变得如此拥挤，以致不是这些人死，就是另一些人死，那又将如何？不论你对这些困难的问题作何反应，你的回答都反映出一张信念与思想之网，你很可能在对这些观念进行



勒内·笛卡尔

1596 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当他还很年轻时，就发现了代数与几何之间的关联（这一领域现在被称为“解析几何”），为若干门科学建立了数学基础，并在哲学与神学中运用类似数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作为一位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发展了一套基于个人理性进行思维的方法，即除了“明晰的理性之光”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他的方法是去怀疑每样东西，直到他能够令自己满意地给出证明为止。他的哲学的第一个前提是自身存在的不可怀疑性（见第七章）。笛卡尔逝于 1650 年。

初次反思之前从未厘清过它。所以毫不奇怪，当一个人首次试图去思考他以前从未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时，其结果很可能是令人尴尬的、愚笨的甚至是令人心灰意冷的。这就是哲学问题背后的一般旨趣：它教给我们怎样去思考、澄清和论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让我们亲自把这些想法理清，然后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它们呈现给其他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人。因此，哲学经常是当两个哲学家或学习哲学的学生相互辩论时凭着意见的不同而有所推进的。有时争论似乎显得无关紧要，或者好像仅仅是语义上的问题，然而由于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基本的含义和定义，因此，即使是有关语词含义——特别是像“自由”、“真理”和“自我”这样的词——的争论，对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也是至关重要的。明白了这些以后，让我们以一连串虽然有些奇特但却发人深省的问题开始我们的学习。每一个问题都旨在让你思考各种类型的哲学问题并表达出你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在阅读后面的的文字之前先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出来，那么你将受益匪浅）。

开篇问题

1. 有没有某种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如果有，它是什么？
2. 如果你只有几分钟可以活了，那么你将怎样利用这段时间？如果还能活几天呢？二十年呢？
3. 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的生命就像牛或昆虫的生命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吃饭、睡觉、活过一段时间、生殖，别的动物也是如此，生命没有任何最终的目的。你会怎样来回答他？人的生活拥有哪些在牛或昆虫那里无法找到的目的？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4. 你信仰上帝吗？为什么？上帝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你所信仰的是什么）？你怎样向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证明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即上帝的确是存在的（什么会使你改变想法）？
如果你不信仰上帝，那么为什么不信？描述一下你不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其他你愿意接受的上帝概念？什么会使你改变想法）。

5. 下面哪种东西最“真实”——是你所坐的椅子，构成这张椅子的分子，还是当你坐在上面时的感觉印象？
6. 假定你是心理学家实验室里的一只动物，但你拥有思想和感觉的所有能力，也就是说有一个与现在完全相同的“心灵”。你无意中听到科学家跟一位助手说：“别担心，它只是一头不会说话的动物，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感觉，只是在按照它的本能活动罢了。”你怎样证明你的确具有思想和感觉，有一个“心灵”？

现在假定有一位心理学理论家（比如哈佛大学的 B.F. 斯金纳 [B. F. Skinner (1904—1990)，美国行为心理学家，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的奠基者]）这样说，一般说来，没有所谓“心灵”这种东西，人只是“行动”罢了（也就是说，根据从环境中接受到的刺激去移动身体和发出声音）。你将怎样证明你的确有一个心灵，你不仅仅是一个自动机或机器人，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感觉的存在？

7. 假如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相信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太阳、月亮和群星则围绕地球，沿着可以预测的轨道作着也许比较复杂的运动。你反驳说：“你们都错了，地球是绕太阳转的。”但没有人同意你的说法。他们都认为你疯了，因为人人都感到地球并没有运动，人人都看到太阳、月亮和群星在运动。到底谁是正确的？难道真的可能只有你懂得真理，而其他人都是错的？
8. “生活不过是一场梦”，一首流行的老歌这样唱道。假如你觉得有这样一种想法是可能的或至少是可以设想的（比如在一堂哲学课上）：你此刻仍然还在床上睡着觉，只不过是梦见自己在读一本哲学书。你该怎样向你证明这不是真的，你其实正醒着（捏自己并不管用，为什么）？
9. 把你当成小说中的人物描述一下自己。谈谈你的举止、习惯、个性以及特征用语。你最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这个人吗？喜欢（或不喜欢）他的哪些方面？
10. 你怎样向一位外星来客解释你是谁（什么）？
11. 我们发明了一台机器，它是一个有着若干电极和一个生命维持系统的

箱子，名叫“快乐箱”。只要你进入这个箱子，就会体验到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将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它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变化使你不会失去新鲜感。现在我们想邀请你去试试。只要你愿意这么做，你可以随时决定出不出来；但我们可能会对你说，人一旦进到箱中，还没有谁愿意出来过。过了十个小时左右，我们接通了生命维持系统，人们就在那里耗完他们的一生。当然，他们其他什么事都没做，所以过了若干年后，由于缺乏锻炼，他们的身体开始变得肥硕臃肿，摇摇晃晃，但他们似乎从未为此烦心过。现在轮到你做决定了：你愿意跨进快乐箱吗？为什么？

12. 一个好人（一个不去做恶，只做分内之事的人）必定会快乐吗？换句话说，你相信生活最终是公平的吗？一个恶人——至少是最后——必定会受苦吗（如果不会，为什么每个人还要力图做一个好人）？
13. 你相信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吗？
14. 你是否曾经做过一个不牵涉别的任何人而完全只属于你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的父母向你提出，不是因为你的朋友或电视、书籍、电影的影响，也不是因为迫不得已或过分受到某个人或某种情况的影响）？
15. 自由总是一件好事吗？
16. 你想要孩子吗？为什么？

这些问题中有些似乎显得无关紧要，而也有一些很显然是“深刻的”。但它们都旨在让你清楚地说出，你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相信些什么。然而，比你所相信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理由，因为你的哲学正是从你相信某种东西的理由开始展开的。

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些问题，你可以把你的回答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和其他同学的回答比较一下（把你的回答与你的朋友及同学的回答做一次比较也是个好办法。他们的角度很可能和你不一样，你也可能想到了一些他们没有想到的答案）。

1. 有没有某种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

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所以甘愿赴死，是因为他认为即使法律判处他死刑，他也有义务去遵守一个城邦的法律（参见“活得好”）（他是服毒而死的。他被迫喝下了一杯毒芹汁，半小时后就死了）。他的朋友曾经试图劝说他逃走，他本人也认为对自己的判决不公。但他对法律和荣誉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他下定决心要以死来用自己的原则表明他的信念。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在我们国家的近代史上，革命战争时期的年轻爱国志士内森·黑尔 [Nathan Hale (1755—1776)，美国革命烈士和爱国者，在对英国部队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捕，后被处以绞刑] 被载入了史册。当他即将被英军绞死时，他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

有些学生说，他们愿意为拯救至亲的生命赴死（有些学生很谨慎，他们补充说，只有在保证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他人的生命有较大把握时，他们才会这样做）。一些学生说他们愿意为“耶稣”献出生命，但却不清楚在何种场合才需要做这种牺牲。有几个老兵曾经说，他们愿把生命献给自由，但越战之后，他们非常怀疑什么才算是为自由而战。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班上，极少有同学写他们愿意为“荣誉”等献身。然而苏格拉底这样做了，他的绝大多数希腊同伴也会宁愿死也不愿被同胞看不起。许多学生都说，他们不愿意为任何东西付出生命。这对于他们的价值说明了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2. 如果你只有几分钟（几天、二十年）可以活了，那么你将怎样利用这段时间？

有一则古老的谚语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这就是说，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寻求一些终极的东西来支撑自己。当然，散兵坑这个例子既可以象征绝望和恐怖，又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些潜在的宗教冲动，但许多情况都表明，正是对死亡的思考才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哲学家。你最后的想法会转向上帝吗？为什么？会转向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已经落空了的雄心壮志？未竟的事业？性？最后一顿



活得好

苏格拉底被判处了死刑，现正在狱中。他的朋友克力同安排了一次越狱。

克力同：我得知一些人正要解救你出来，让你离开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抛弃你的生命？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朋友克力同，如果这样做有理由的话，那么我感激你热情的好意。告诉我，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克力同：是的，怎么了？

苏格拉底：活得好与正直地活着或正确地活着是不是一回事？

克力同：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由此我们就必须判定，在正式的释放令没有下达的情况下我就逃走，这是否正当。难道一个人不应当履行他所有的协议，只要它们是正确的吗？

克力同：是应当履行。

苏格拉底：那么试想一下逻辑后果。假定当我们正准备从这里逃走时，雅典的宪法和法律出现在我们眼前并质问我们：“如果一个城邦所宣布的法律判决没有效力，而

是能够任由个人取消和践踏，你能想象这个城邦仍可以存在下去并且不受损害吗？”

假定它们问：“你和我们〔宪法和法律〕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中有没有哪条规定是你可以违背的？或者你有没有同意过要去遵守任何已经宣布的判决？”我们该怎么回答，克力同？难道我们不是只能承认必须遵守吗？

克力同：我们确实得承认，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朋友克力同，那就是我似乎从它们那里听到的，就像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听到了音乐的旋律。它们论证的声音如雷贯耳，以至于我再也听不到与此不同的其他声响。你想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吗？

克力同：不，苏格拉底，我没有更多想说的了。

苏格拉底：那就放弃吧，克力同，我们还是遵循正道，因为神已经指明了道路。

——柏拉图，《克力同篇》（有删节），

公元前4世纪

饭？最后一次听最喜欢的音乐？或是向世界说再见？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部电影《心之王》(*The King of Hearts*) 中，男主人公惊恐地说：“我们只能再活三分钟了！”而女主人公却兴奋地喊道：“整整三分钟，真是棒极了！”

3. 人的生活拥有哪些在牛或昆虫那里无法找到的目的？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生活的意义”问题也许是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同一只蚊子相比，我们料想人的生活意义一定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在上帝的创造中只有人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这是怎样一种角色呢？我们怎么能确信蚊子就没有呢？即使我们来自上帝的创造，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吗？一个人怎样知道他被指派的角色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上帝，生活可能有意义吗？

有些人认为，人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与牛和昆虫不同，我们是有意识的。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有意识——甚至是思想和哲学气质——就能保证生活一定有意义吗？当我们问及生活的“目的”或“意义”时，我们追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你信仰上帝吗？

大多数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是那些想法不甚明确的学生也会马上回答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信仰什么。在所有哲学问题当中，也许这个问题是被思考得最多的，因为它显然是如此重要（即使与我们生活中所关心的大多数事物相比，它显然是哲学上的）。但远为困难的是说清楚我们为什么相信以及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许多人都会承认，他们之所以信仰上帝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但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正当理由吗？许多美国人似乎都认为，相信上帝的理由在于它能使自己更快乐或更安心——这个理由可能会令早期的基督徒惊恐万分。这是

一个理由吗？如果是，那么只要能快乐，信仰什么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信仰上帝，这对你的余生又意味着什么？自3世纪以降，基督教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即信仰上帝的重要性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比如哲学家奥古斯丁就持此种看法），还是一个通过善行“挣得”上帝恩典的问题（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修道士佩拉纠[Pelagius (354—418)]，修道士和神学家，他的神学体系被称为佩拉纠主义，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在精神拯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从而与奥古斯丁的理论完全对立。他的学说后被斥为异端，他本人也于417年被教皇英诺森一世逐出教门]就这样认为）。如果你信仰上帝，这是否意味着他人也应当如此？你是否有义务去说服他们这样做？或者信仰上帝是你个人的事情而与他人无关？如果你信仰上帝，那么你怎样解释世界上存在的大量的恶与痛苦？如果你不信仰上帝，你还会认为生活有什么最终的意义吗？事实上，如果你不信仰上帝，宇宙的存在还会有什么理由吗？

5. 下面哪种东西最“真实”——是你所坐的椅子，构成这张椅子的分子，还是当你坐在上面时的感觉印象？

我们倾向于认为，所谓“实在”，就是那些相对于我们的感官最真实、最显然和最清晰的东西。但有时对感官来说是清楚和显然的东西却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觉。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椅子是一种坚实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他们说，椅子实际上是由无数不可见的粒子——处于各种排列的原子和分子，以极高速度飕飕旋转的电子，外加更多的虚空——组成的；而哲学家或心理学家可能会告诉你，那种相对于你的感官如此明显和清晰的东西其



希波的奥古斯丁 (354—430)

出生于北非，是世界上第一部传记《忏悔录》的作者，他对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的整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并不是椅子本身，而是你的感觉（特别是视觉和触觉），你正是由此来推出某种造成这种感觉的东西存在的。

6. 你怎样证明你的确有思想和感觉，的确有一个“心灵”？

哲学中有一种基本然而却颇具争议的区分：一方是我们那些通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可以解释的物理的、可触的身体层面；另一方是那些不得不与我们的心灵打交道的精神层面。问题在于，精神的事件和过程——比如我们的感觉和思想——只能为拥有它们的人所直接知晓，而我们的物理特征却几乎能被所有人观察到。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所能观察到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身体，那么他如何知道这个人除了身体以外还有一个心灵呢？诚然，我们通常假定一个人身体的可以看到的活动（他的行为、举止、讲话）是不可见的精神过程的表达，但如何来证明这一点？你将怎样向一个并不认为身体活动是精神过程之表达的人证明你有一个心灵（思想和感觉）？你又将怎样去说服一个宣称你（或他）没有心灵的人呢？

三：

7.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相信地球是绕太阳转的而非相反。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约是五百多年前，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认为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哥白尼，他的理论现在已为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日常的谈话方式中仍然充斥着像“日出”、“日落”、“夏天的星座”等等这样一些语词和惯用语，就好像地球实际是静止的一样。事实上，即使是在当今这样的科学氛围中，绝大多数学生也无法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相信哥白尼理论而不是相信很显然的感觉证据。如果你并非置身于一个人都坚持地球是绕太阳转的社会里，你能给出什么理由让人们相信它？

但你却仍然固执己见。你所相信的——与所有其他人的观点相对立，与绝大部分常识相对立——是真的吗？其实，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真”是什么意思。如果“真”指的是“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那么无论有多

少人懂得它或拒绝它就无所谓了。但如果“真”的意思要部分取决于人们所相信的东西和所达成的共识，那又将如何？比如说，一个英文词的意思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语词之所以有英文含义，是因为说英语的人就这种含义（多少）达成了共识。算术真理——比如“ $2+5=7$ ”——部分程度上就取决于约定，取决于对某种符号（例如“2”和“+”）的意思所达成的普遍共识。这对于描述世界的科学理论也是真的吗？

8. 假如你觉得这样一种想法是可能的或至少是可以设想的：你此刻仍然还在床上睡着觉，只不过是梦见自己在读一本哲学书。你该怎样向你证明这不是真的，你其实正醒着？

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为哲学家们所使用标准问题之一，用于检验其知识理论的严格性。或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其《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表述的：

我夜里曾经不知多少次梦见自己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靠在火炉旁边，虽然我是光着身子睡在床上！

当然，很少有哲学家会真的说他们现在正在做梦，但不得不对此给出证明却迫使他们对知识是什么、实在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知道某种东西进行澄清。比方说，如果说实在就是在任一时刻“你所经验到的”



尼古拉·哥白尼 (1473—1543)

波兰天文学家。他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行星则以简单的圆轨道围绕太阳旋转，这一理论在当时被判为异端。他的理论不仅成为近代天文学的基础，而且还沉重打击了一种人类所自诩的观念，即宇宙是围绕地球或我们旋转的。

或“你所相信的”东西，那么也许就无法证明你当下所认为的实在不是一场梦。

这个问题与你所相信的其他事物有什么牵连？

9. 把你当成小说中的人物描述一下自己。

为我们自身寻找一种恰当观念这一问题部分是指，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从内部去看我们，而不是像他人那样从外部去看。然而，从内部去看很容易看不清楚自己。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他的举止和言行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但是从内部看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当我们从影片上亲眼看到自己的影像，或从磁带上亲耳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们往往会感到震惊。事实上，许多人思考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处于白日梦中，想到的内容（在其他任何人看来）可能几乎与关于他们的一些最明显的事实在毫不沾边。这个练习旨在起到纠偏的作用，让你像其他人看你那样审视一下自己，试着说说你的哪些方面是本质性的。同时它也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最看重自己和别人的哪些方面。你羡慕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说过，你羡慕谁就是对你是谁的检测。你羡慕运动员胜过艺术家吗？你羡慕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吗？你羡慕一个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最终成为殉道者的人吗？你羡慕一个人，会不会是因为你希望自己长得像他（或她）？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些人羡慕运动员，是因为比赛看起来很带劲，但这些人并不会亲自去效仿他们。有些人羡慕耶稣，主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我们知道得很少），而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羡慕的是一些迥异于你的人，那么这些人有可能使你感到自愧不如。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羡慕别人是为了激发灵感或是为自己提供一种标准吗？抑或仅仅是因为好玩？还是为了使自己泄气？要成为一个你会羡慕的人，你必须做哪些事情（你准备好了吗）？

为了看清我们看重自己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列出一串美德（参见第八章中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清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当

然，假定你不会像一个保育员那样去思考，在他看来，一个人所有的优点就是静静地坐着，不去做任何打扰别人的事）。试着对你的清单排序，把最重要的美德排在前面。比如说，诚实是否与体谅他人同样重要？既不麻烦人也不帮助人是否与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臂之力同样重要？谨慎是否与勇敢同样重要？礼貌是否与使人愉快或富有感染力同样重要？

10. 你怎样向一位外星来客解释你是谁？

类似“一个在校大学生”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无济于事的（那个怪物将在它的美国词典中查“大学”和“学生”，但这又能告诉它什么呢）。你说：“我是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怪物掏出这样一件武器，你猜测可能是激光枪，于是连忙试图劝阻它不要把你杀了。你会怎么说？你能给出什么样的非个人原因（也就是说只有你和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够理解的原因，比如“我两天后必须进行期中考试”，或者“我还拿着从图书馆借的书呢”）？身为人、身为学生和身为你自己各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

11. 你愿意跨进快乐箱吗？

这个问题的含义是显然的。哪些东西是你所看重的？如果是享受和惬意，你当然应当进入箱子（享受和惬意与“快乐”是一回事吗）；而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与他人的关系、实现抱负和做事情，那么你当然不应进去。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爱自己的朋友或情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使你感到愉快，如果你渴望胜利和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会给你享受，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到箱子里去？在那里你会找到真正的快乐和享受，没有别人的打扰，不必工作、流汗或担心失败。毕竟，这难道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12. 一个好人必定会快乐吗？生活最终是公平的吗？

我们看待世界的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当然，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虽然政府竭力追捕和惩罚罪犯，但这并不总能成功。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的确是惩恶扬善的，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

并不经常发生。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为了这个信念，众多信徒才搬出上帝（或因果报应）来保证世界终将是公平的。即使在基督教神学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即我们能否相信上帝的确履行了这一职责（参见第三章中“恶的问题”）。但即使没有什么来保证最终的赏罚，也不能就此推出没有理由为善（或者不去做恶）。比如说，希腊人并不相信最终的赏罚，但他们的确相信荣誉的重要性，而这，我们或可说，就是它自身的报偿。

13. 你相信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两个背景是颇具争议的堕胎问题和古老的战争难题。但这个问题还引发了另一个关于道德本性的问题。道德原则在一切情况下都成立吗？假如你有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牺牲一个无辜儿童的生命来拯救一座城市（正如在古希腊悲剧《伊菲戈涅亚》中，勇士阿伽门农牺牲了自己的女儿伊菲戈涅亚来确保特洛伊战争的胜利），或者假如上帝对你说——就像他告诉亚伯拉罕的那样——他想让你通过牺牲你的孩子的生命来证明你的信仰，你该怎么办？此外，人为地延长一个饱受癌症折磨的人的生命是正确的吗？生命本身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吗？当我们面对其他社会时，我们是否有权把我们的道德规范强加给那里的文化（即使在我们看来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有一个食人族部落长期以来都遵照这样一种传统风俗来生活，即把他们中间最孱弱的人杀了吃掉，我们是否有权说他们是错的？你不能只是说，“是错的，因为杀人是不道德的”，既然你已经承认这条规则是有例外情况的，那为什么还要对可怜而饥饿的食人族横加指责呢？

14. 你是否曾经做过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决定？

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就“完全”一词展开讨论的。有些人说：“当然，没有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决定。”他们都认为每一种决定都至少要受到某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来自家庭和朋友、最近读到的文章、潜藏的压力、不安的心情或者某种虽然遗忘了大半但却仍在起着作用的童年的恐惧。但没过多久，这些意见就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方学生认为，所有这些影响加

到一起就完全决定了最终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方式，任何一个熟悉这些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而另一方的学生则认为，无论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有多大，他也总是能够自由选择的。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我们总能做出与他人期待正好相反的选择，甚至单纯为了证明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我们也总可以违背自己的原初意愿进行选择。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哲学中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它通常被称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许多哲学家都把这个问题当作自己整个哲学世界观的中心问题。有些哲学家把自己称为决定论者，他们相信任何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甚至连那些我们业已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是）自由选择的行为，也完全是由一套先决条件和影响所引起或“决定的”。这意味着没有“自由选择”这回事，因为没有人曾经“选择”过尚未被决定的事情；而另一些哲学家则相信，即使是出于被迫，一个人也总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这些思想家中，有些人称自己为存在主义者，他们会说，一个惊慌失措的士兵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了惊慌，他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另一些持自由意志观点的哲学家则认为，自然的因果律中存在着“间隙”，以致无论有多少原因作用于我们的决定，我们也至少有一处空间可以进行自由选择或对决定负责。还有一些人注意到，由于像量子力学这样的一些现代科学分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概率模型之上，从而并没有预设决定论，所以就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理由认为科学与自由意志不相容了。

在决定论者看来，我们是超出我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受害者；而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我们总是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从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哲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分歧出现了。

15. 自由总是一件好事吗？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人们必须遵照一个统治者的命令去行动，但他们遵守起来很快乐，而且整个社会运行平稳，完全没有那些困扰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比如犯罪、失业、经济匮乏等。唯一的问题在于没有人（可能除了统治者以外）是自由的。在那里没有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每一个

人都在同一种宗教里被培养长大，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常、与众不同的行为或信仰所得到的惩罚都是严厉的（通常是死刑）。你怎样去说服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一如问题 14，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不理解或根本不试图去理解“自由”是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就对“自由”大加褒扬，以致当我们不得不给出理由时，我们发现自己所能说的只能是一再坚持“自由是好的”。但相对于什么是好的？对于幸福或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来说，它并不是必需的。我们很容易找到或想象一个社会，那里的人民快乐富足，但在我们的意义上却不是自由的。可是什么叫“在我们的意义上”？这样说总有意义吗？自由是产生快乐和富足的一种方式吗？抑或自由本身就是目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人类生活的这一特征也要加以维护？为什么是这样？如果自由是某种有害的东西怎么办（比如不系座椅安全带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威胁到他人的自由怎么办（比如纳粹支持者鼓吹暴力和不容异己的讲演自由，或者一个反复无常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由）？

16. 你想要孩子吗？为什么？

大多数人都是由于糟糕的原因才要孩子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他们要孩子是为了使关系得以维系，要孩子是因为自己一时很孤单，要孩子是因为忘了使用避孕措施或是错算了月份。但要不要孩子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这项决定会给个人带来一连串影响深远的结果，并且可以揭示出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或不打交道——的许多方面。我们是为了筹划自己家族的未来吗？为什么？是需要更多的帮手来处理家庭杂务吗？（不要过多指望）是希望对某人具有绝对权威吗？（持续不了多久。）是需要有人在我们死后继承王位吗（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现实）？是认为要孩子会给我们一种不朽的感觉吗？或是仅仅出于一种好奇？一种空虚？是打算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吗？或者丝毫不把这看作牺牲？

我们可以看看另一篇苏格拉底对话，这场对话是在苏格拉底和一位想

象中的女智者“狄奥提玛”之间展开的，苏格拉底假装在和她说话。这里的对话选自柏拉图的《会饮篇》：

狄奥提玛：一切人都有生殖冲动，苏格拉底，都有身体的生殖冲动和精神的生殖冲动。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本性中就升起一种迫不及待的欲望，要生育孩子……这整个过程是件神圣的事情，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质，就是靠着孕育和生殖。生殖是一个可朽的人通往永恒和不朽的最便捷的途径。

苏格拉底：狄奥提玛，真就是这样吗？

狄奥提玛：不用怀疑，苏格拉底，你只需放眼看一看世人的雄心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会觉得它毫无理性，除非你彻底了解了我所说过的话，时刻铭记着，他们那样奇怪地利欲熏心，乃是为了要成名，要“流芳百世”。为着名声，还有甚于为着子女，他们不怕铤而走险，倾家荡产，忍痛受苦，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如果他们放眼看一看荷马，就会欣羡他身后留下的一群子女，即伟大的诗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它们替父母赢得了不朽的荣名。

阅读建议

柏拉图的《会饮篇》现在有了 A. Nehamas 和 Paul Woodruff 的一个不错的新译本 (Hackett, 1989)。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是许多哲学导论课的标准起点，可参考 D. Cress 的译本，4th ed. (Hackett, 1998)。关于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他的被捕、审判、监禁和被处决——柏拉图在《申辩篇》、《克力同篇》和《斐多篇》中进行了描写，所有这些著作的翻译都可以在 G. M. A. Grube 的《苏格拉底的审讯和死》(The 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 Hackett, 1974) 中找到。关于哲学问题的一般导论，有一本有趣但非常偏颇的书可以参考，即 Bertrand Russell 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imonand Schuster, 1945) 或者同一作者的稍短但更为艰深的《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或者参考 Robert C. Solomon 和 Kathleen M. Higgins 的《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1996)。

Reading III -B

选修部分

建议阅读内容：所有你认为可以修正逻辑思维的内容

逻辑准备

A Little Logic

逻辑的核心问题是将论证进行分类，即把坏的论证归为一类，把好的论证归为另一类。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哲学涉及观念、重要理论和眼光，它们必须在演讲或写作中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在表述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你的观点提供理由，要用各种例子和周到的考虑来支持你的理论，以表明你的哲学要比其他哲学更有说服力。因此，好的哲学表述的关键是论证。在日常语言中，我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论证就像一个火药桶，当中充满了敌意与怨恨，然而这未必是事实。论证不过是用理由来支持你的想法。“我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做梦，是因为我从未把梦做得如此鲜活。我刚刚捏了一下自己，从而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如果我是在做梦，那么我可能已经在打鼾了。”论证把你的信念同其他信念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有助于别人接受你的想法。一则好的论证完全能够以一种冷静、平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确，最好的论证总是由一种被我们称为逻辑的缜密思维过程来规定的，我们通常把逻辑定义为“进行正当推理的科学（和过程）”。

哲学家们会运用各种不同的论证和论证类型。当然，政客、商人、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其他任何人，每当试图说服自己或别人相信某种观点时都会这样做。有些论证是通过例子（“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和类比（“生活就像一部小说，它有开头和结局，或枯燥乏味或轰轰烈烈，必定会有冲突、不愉快、悬念以及错综复杂的情节。因此，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得有乐趣，应当充分展示你的性格，不应只是委曲求全”）进行的；有些论证是基于广泛的科学的研究；有些论证非常抽象，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言辞上的（更关注描述一种现象所使用的语词而非现象本身）；有些论证仅仅是基于对其对手的恶意攻击；还有一些论证只是徒有其表，根本就称不上论证。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陈述之间的关系把论证分为两种——好的论证和坏的论证。（“真”与“假”适用于陈述本身而非论证。）然而，什么样的论证算是好的，什么样的算是坏的，则要取决于该论证属于什么类型。为了更好地理解论证，弄清楚什么才是评判论证好坏的标准，我们可以方便地把论证分为两大类：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就是那些把逻辑作为自己研究兴趣的人）把它们分别称为演绎和归纳。

演 绎

在演绎论证中，结论的真是由其他几条陈述的真来保证的。一个熟知的例子是你在高中几何中所学到的对某条定理的证明。有些陈述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为正确的（比如公理就是那些依据定义为真或显然为真，以至于你根本用不着加以证明的陈述），于是，新的陈述就经由几条已经建立起来的推理规则——亦即思维规律，例如一条陈述不能既为真又为假，或者“如果 A 或 B，现在非 A，那么 B”——被演绎或推导出来了。因此，演绎论证是从一条真陈述推演出另外一条真陈述。演绎论证有时可以这样来定义：最终陈述（或结论）为真完全由初始陈述（前提）为真来保证。

最出名的演绎论证要算是三段论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所有哲学家都是智慧的。

苏格拉底是哲学家。

因此，苏格拉底是智慧的。

在这种论证中，重要的是论证的形式：

所有的 P 都是 Q。

S 是 P。

因此，S 是 Q。

当一则演绎论证严格按照这种形式进行时，我们就说它是**演绎有效的**或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演绎保证我们的结论至少是与前提同样可靠的。如果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也必然为真。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有些论证来说，即使前提和结论都为假，该论证也可能是有效的。例如，下面这则三段论由于符合前面所给出的形式，因此是有效的：

所有的牛都是紫色的。

苏格拉底是牛。

因此，苏格拉底是紫色的。

这是一则有效论证，尽管它的前提和结论都为假。因此，如果前提为假，那么即使是有效论证也不能保证结论一定为真。好的演绎论证必须同时具有所公认的真的前提。需要注意的是，与通常的用法不同，哲学家们把“有效”和“无效”严格用于评判论证的正确与否上，而“真”与“假”则适用于论证中的各种陈述——它的前提和结论。因此，“三加二等于八”是假的，但不是无效的；“如果苏格拉底是人，而且所有的山羊都吃卷心菜，那么苏格拉底是羊”这则论证是无效的，但不是假的（无论其前提和结论是否为假）。如果一则论证既是有效的，前提又为真（换句话说，它

是一则好的论证),那么该论证就被称为可靠的。如果一则论证的前提为假,或者其本身是无效的,那么该论证就被称为不可靠的(一则坏的演绎论证)。因此,一则好的演绎论证应当具备如下两条本质特征:

1. 它是有效论证。
2. 它的前提为真。

关于对有效论证形式的详细讨论,参见附录二。

归 纳

而对于归纳论证来说,即使前提为真,结论也未必为真。归纳论证最常见的形式是由若干个别事例出发进行概括。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每一只前齿锐利的动物都食肉,于是就下结论说,所有前齿锐利的动物都食肉。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能会确信该结论对于每个例子都是适用的,即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只这样的动物都食肉,但我们依然有可能在概括的过程中出错,即我们下结论说所有这种动物都食肉可能是不对的。因此,对于任何一则归纳论证来说,细心挑选个别事例,确保它们尽可能地不同(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随机抽样调查”来进行)是很重要的。根据证据对结论的支持度、所举事例的质量以及概括的可信度的不同,归纳论证可分为强的和弱的两种。归纳论证不会被说成是有效或无效,事实上,既然有效论证的定义是只要前提为真,结论就必然为真,那么归纳论证就不可能是演绎有效的(当然,这并不说明它没有任何价值。归纳论证虽然不可能是演绎有效的,但却具有其他功能)。

尽管概括是最常见的归纳方式,但事实上,归纳论证可以用来支持任何事实陈述。比方说,如果你相信这样一则目前无法直接观察的事实陈述,即恺撒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罗马被人谋杀的,那么对该项陈述的论证就必定是归纳的。你只有基于从史书中获取的信息,发挥从莎士比亚戏剧中获得的想象力来加以论证;如果你确实有兴趣,还可以通过研究年表、罗马的政治记录甚至是留下来的遗迹等证据来进一步地证实它。在这样的



归纳论证中，正是论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论证的不同部分能够彼此搭配得很好）为论证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一场审讯中，两种相互抵触的事实陈述（“被告有罪”和“被告无罪”）可能都存在证据支持。法官和陪审团——还有早先侦破此案件的人——头脑中的归纳问题是，定罪的证据是否要比反对定罪的证据更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福尔摩斯以及华生博士时常提起的福尔摩斯的“惊人的演绎能力”，其实只是一种从零碎的蛛丝马迹中获取事实论断的归纳推理能力。

归纳论证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假说，即一个实验应当予以证实或否证的陈述。对于科学中的假说，你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然而事实上，我们终生都在使用假说。若非我们首先在头脑中有了某些假说，归纳可能就是白费气力。正如一个科学家会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和目标去组织他的研究，我们也会根据某些具体的考虑和假说调整我们的注意力。“谁杀害了法官？一定是弗莱迪或杰森！”《弗莱迪大战杰森》(Freddy vs. Jason)被称为电影史上两大最强恐怖片的联手之作，结合了美国电影史上两套恐怖经典——《猛鬼街》和《黑色星期五》，弗莱迪是《猛鬼街》里面面目狰狞的梦中恶灵，杰森则是《黑色星期五》

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

演绎逻辑保证，只要前提为真，结论就为真。

例子：如果某件事要么 M 做了，要么 S 做了，我们知道当时 M 还在狱中，所以一定是 S 做了（前提：“如果某件事要么 M 做了，要么 S 做了”以及“M 当时还在狱中”）。

归纳逻辑并不能保证其结论为真，而只能使我们认为结论（较之其他可能的结论）更合理一些。

例子：这支烟斗的种类与他用的一致，这里的脚印也与他的鞋子相吻合，案件发生前仅一小时，有人看见他正在附近，并且听到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对她进行报复。”从这些证据来看，似乎只有认定他有罪才能最好地解释这些事实。

里戴着白色面具的杀人狂]干的，但谁更有可能呢？”其实不仅是在科学中，我们已经知道或希望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要依赖于假说和归纳论证，从早上寻找车钥匙（“我确信把它放在书本旁边了”）到对空间中黑洞的存在与性质的思考，所有情况莫不如此。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所谓的论证其实根本就不是论证。比如说，许多人似乎认为，有力地、充满信心地陈述和复述自己的意见与用论证对它进行支持是一回事。其实不然。清楚地表述你的意见是论证的重要前提，但这并不等同于论证。论证超出了意见本身，它通过从其他陈述或经验证据进行演绎来为该意见提供支持。有些人似乎认为，单独一个例子就能构成整个论证，但一个例子至多只能成为论证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归纳论证都需要许多例子，同时还要应对那些并不符合假说的例子。每一则论证都必定会遇到反对意见，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单个论证也是不够的。

类似地，许多人似乎认为诉诸权威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但在大多数哲学争论中，受到质疑的却正是权威。如果某人坚持说，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么问题就立刻指向了《圣经》的权威（况且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可能也不会接受《圣经》的权威）。如果某个人之所以会为某种政治立场辩护，是他的母亲曾经这样说过，或是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这样说过，那么问题立刻就指向了说话者的母亲或杰斐逊的权威。哲学的一个主要功用就是让我们对权威进行质疑，亲自去思考我们应当相信什么，不应当相信什么。单单是诉诸权威并不必然表示对于该权威的尊重，而是表示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真理总是能够依凭自身站住脚的，如果我们不愿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批判性地检验，那么它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对论证进行批判

哲学中非常关键的——而不是唯一关键的——活动就是**批判**。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对某人某事持反对意见；

批判意味着对某条陈述进行认真地查验，看看对它的论证是否确是好的论证。不过这的确意味着，不论所考察的陈述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重要的是发现它错在什么地方，以便对其进行修改或巩固。比如，批判演绎论证的一种方式是直接指出其前提不为真；如果该论证为归纳论证，那么只要证明它所基于的证据是错误的或虚假的就可以了。另一种批判方式是表明该论证包含了无效的演绎论证或弱的归纳概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反例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有人声称，“所有美国人都热爱足球”，那么我们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不喜欢足球的美国人的例子，就可以反驳这种说法了。我们可以通过举反例的方式来反驳任何一种具有“所有 X 都是 Y”或者“没有 A 是 B”的形式的陈述，也就是说，举出一个不是 Y 的 X，或者一个不是 B 的 A 的例子。假如有一个学哲学的学生说，“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某种事物”；一个常见的回应可能是举起你的手，并且伸出手指说，“这是一根手指：我确切地知道这一点”。这也许不是论证的结束，但正是通过这种一般的断言和反例，哲学论证才会变得更加精确。

即使所有论证似乎都是可靠的，某种哲学也可能会由于不一致而出问题，也就是说，从它的不同论证出发，会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样，如果一种哲学被证明会导致悖论，那么它的可接受性就值得怀疑了，我们必须对它重新加以审查。例如，上帝可以造出一座山，也可以搬动一座山，现在有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上帝能否造出一座大得连他也搬不动的山？”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悖论。如果上帝能造出这样一座山但搬不动，那他就不是全能的；而倘若他不能造出这样一座山，那么他当然也不是全能的。这个悖论迫使我们重新考察关于上帝无所不能的原有主张（也许可以把它修改为诸如“上帝能够做任何逻辑上可能的事情”这样的话）。注意这是一种归谬法形式的论证，某种观点被驳斥是因为它会导致悖论。然而，即使一种哲学并不包含直接的不一致或悖论，它也可能是不连贯的，其各个陈述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陈述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只能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有的哲学可能会被指责为循环论证，即屡屡把试图解决的问题当作前提来使用。

一个循环论证的例子是这样的：“他人存在着，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同他们交谈过。”一种哲学可能会被指责为愚蠢或不值一提（这也许是你说的最具冒犯性的话了），这意味着它甚至不值得你进一步花时间研究。说它尽管是错的但很有趣，要比说它愚蠢或不值一提好得多（哲学陈述会沦为不值一提的一种常见情况是，它们犯了被逻辑学家称为同义反复的弊病：比如“A是A”）。有的论证可能会具有人身攻击色彩，它们所针对的是人而不是问题。指控某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是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或纳粹，是人身攻击论证的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例子。一般说来，像这种坏

?

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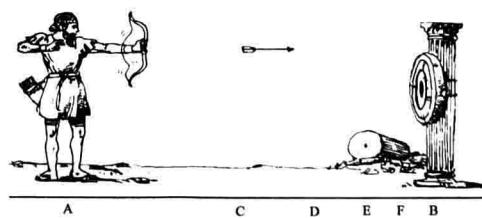
悖论是指基于显然是好的论证而得出自相矛盾的或荒谬的结论。有时悖论只是表面上的，我们只需对其重新表述就可以消除了；但有的时候如果悖论得到很好表述，它将给整个科学分支、哲学、宗教或数学带来全新的思考。下面是一些例子：

“这句话是假的。”（如果它是真的，那么它就是假的；而如果它是假的，它又必定是真的。）

“有一个理发师声称要给镇上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他应当给自己理发吗？）

“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他能够造出一座大到连他自己都搬不动的山。”

如果阿基里斯从A点向B点射一支箭，那么它必须通过A—B距离的一半A—C，再通过C—B距离的一半C—D，然后是D—B距离的一半D—E等，每一次移动的距离都是前一次的一半，依此类推。这个悖论是说，既然箭一直要这样移动下去，所以它将永远到达不了B点。



的论证都被称作谬误，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形式无效的（形式谬误是指违背了正当的推理规则；非形式谬误不一定违背推理规则，但会在暗中通过一种含混的术语、偏颇的语言、对事实的回避或者让人分散注意力来进行“欺骗”）。关于谬误的详细种类以及对它们的讨论，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三。

在强调批判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即哲学是一项特别需要合作的事业。论证和批判不是用来对抗或防御的，它们是让你的思想及其含义——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他人——变得清晰的方式。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他最真诚的朋友也是他最好的批评者。的确，如果一个朋友从未批评过你，从不与你争论，那么我们是不会信任他的（“你要真是我的朋友，你早就告诉我了！”）。论证与反驳是在共同兴趣的指引下，为了探寻真理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中，意见有分歧的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意见要得到所有人的赞成不大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应受到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思考的深度与论证的质量使得某些意见要比其他的



逻辑的基本概念

论证是以支持某种观点或思想的一系列断言或陈述。所谓结论，是指为所有其他陈述所支持的断言。于是那些陈述就成为接受该结论的理由，那些（为了论证）被假定为真的陈述被称为前提。论证既可以是演绎的，也可以是归纳的：如果论证既是有效的，其前提又为真，那么演绎论证就能保证结论为真；而归纳论证却不能保证其结论的真实性，无论证据看上去是多么可靠。演绎论证可以被称为有效的或无效的（论证绝没有真假之分），无效论证也被称为谬误。个别断言或陈述有真或假之分（它们不能被说成是有效或无效）。如果一则演绎论证既是有效的，其前提又为真，那么该论证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得到了证据很好支持的归纳论证被称为强的，否则就被称为弱的。逻辑是对好的论证的运用与研究。

?

同义反复

同义反复是一种平凡的真陈述。下面是一些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就知道一切。

下面这些陈述怎么样？它们是同义反复吗？

公是公，私是私。

男孩子总归是男孩子。

“玫瑰就是玫瑰。”（格特鲁德·斯泰因）

“你是什么，就成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尼采）

更好或更加可信。同时，对于合作的尊重、就论证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以及诚恳地提出否定意见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的前提。

当你就哲学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时，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既使用了演绎论证，又使用了归纳论证。发现自己——或你的朋友——使用了错误的论证是完全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当它们出现时你能够辨别出它们的形式，并且在你为某种立场或思想进行论证时，能够知道——哪怕是初步地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论证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如果论证所要支持的结论是无足轻重的或无趣的，那么该论证也不可能有趣；然而如果没有用好的论证加以表述，那么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也可能被认作无效或无人问津。

篇末问题

考虑下列论证。它们是归纳论证还是演绎论证？它们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吗？如果无效或者不可靠，其原因是什么？它们还错在什么地方（可以参考附录二和附录三）？

1. 众所周知，这位来自希腊北部的哲学家是同性恋者，因此，他关于宇宙最终是由原子构成的断言不值一提。
2. 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人的行动和决定是世界中的事情。因此，人的每一次行动和决定都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
3.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生活就有意义。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生活没有意义。
4. 所有的牛都是紫色的。苏格拉底是紫色的。因此，苏格拉底是牛。
5. 威廉·詹姆士与约翰·杜威都把自己称为实用主义者。他们是主要的美国哲学家。因此，所有美国哲学家都是实用主义者。
6. 信仰上帝使人变得道德——也就是说，信仰者注意趋善避恶。
7. 我现在试图怀疑我的存在。然而我认识到，如果我在怀疑，那么我就必须存在。因此，我必然存在。
8. 我们一整天都没见到狐狸。因此，这个地方肯定没有狐狸。
9.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揍你。
10. 上帝必然存在，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11. 他一定有罪，因为他长了一副犯罪的面孔。
12. 如果她是无辜的，她就会大声喊冤了。她的确在大声喊冤。因此，她必定是无辜的。
13. “城邦就像一个大写的人。”（柏拉图）
14. “自由就是无所损失的代名词。”（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
15. “我给你带来了不好的消息。玛丽和弗朗克一起出去了。我周六晚上给玛丽打了电话，她不在家。然后我又给弗朗克打电话，他也不在家！”

阅读建议

Robert J. Fogelin 和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的《理解论证》(*Understanding Arguments*, 7th ed. Harcourt Brace, 2005) 是一部优秀的逻辑引论著作。符号逻辑的标准导论是 Irving Copi 的《逻辑导论》(*Introduction to Logic*, Macmillan, 1961) 以及 W. V. O. Quine 的《逻辑的方法》(*Methods of Logic*,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9)。简短而又实用的可选 Wesley Salmon 的《逻辑》(*Logic*, Prentice-Hall, 1963)。Merrilee Salmon 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引论》(*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3rd ed. Harcourt Brace, 1995) 举了很多例子，是一本颇具实用性的书。关于谬误的出色讨论，可以参见 Morris Engel 的《具备好的理由》(*With Good Reason*, St. Martin's, 1986)。Anthony Weston 的《论证规则手册》(*Rulebook for Arguments*, Hackett, 1987) 是一本出色的学生逻辑手册。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出色导论，可以参见 Larry Wright 的《实用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E/N/D

任意点击回到大纲